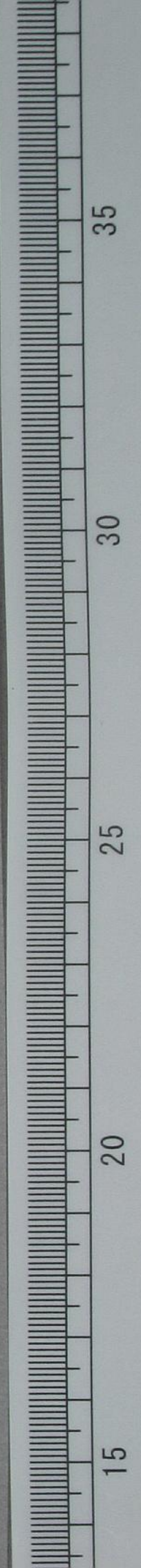


擊壤錄

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04
1



文庫11
A1704
1

明治五年申歲新刻

東讀木内龍山先生著

擊壤錄 全四冊

浪華書林 出田群玉堂製本

擊壤錄序

立非常之業者，在非常之主，亦必有助而成之。有繼而守之，然後立者完，完者久。如我東，照公是也。當戰國之季，公智畧蓋世，而最名多士，故能撥亂反正，紐皇維，振文教，安斯民于社席之上。後嗣紹述，世濟其美，四海恬嬉，將三百年于今矣。凡其創守之際，君臣上下言行事蹟，散在野史家乘，國字成冊者，不可殫紀。友人木内仲和，隨見隨譯，其編象四時，其條當養之日，命曰擊壤錄。蓋頌洪業之美，而志耕鑿作息之由也。上溯織豐二氏者，其先驅也。下逮近世諸賢者，其後勁也。

擊壤錄

序

島版

仲和幽處我城東之野遺外勢利課耕之暇手不釋卷博聞強識其學以經世為主文不苟作可謂草茅其身而廟廊其志者矣假使仲和生值其時用當其任安知其不在多士之林若先驅後勁之伍哉抑仲和此錄卒業於客歲癸丑是夏墨夷來乞互市繼以西洋諸國國家始多事矣余讀此錄至征韓諸將及蒲生龜井松倉諸公之事為揜卷而喟然

嘉永七年甲寅之秋 片山達謹述



擊壤錄初編

我邦英雄豪傑之會莫盛乎永祿天正間而乾綱頽弛蒼生塗炭亦惟斯時為甚矣及織田豐臣執朝憲東照公膺闔職討逆亂援焚溺恢皇猷于振古開太平于無窮當其際也禦侮折衝佐之廟靖者亦皆倜儻非常之士不可勝算也而其節烈義勇雖風尚使然非總攬得人期運有時則惡能至于此哉自是厥後賢良接武上下皞皞仁化慈育澤被四表畫一之政千歲屹然其貽

善學錄 卷一
謀之遠守成之固不埃野人贊頌也倫也少小陪
先人與聞前世盛烈及讀國乘每見奇事偉蹟輒
抄而譯之題曰擊壤錄適家道迤邐室人善病躬
事南畝不遑鉅槩殆乎十稔今夏稍閑探笈閱之
前輩所記載比比錯出意在雞肋愧為蛇足乃痛
淘汰之但其涉膝下遺話者存錄仍舊不避勸說
之嫌耳嗟乎英雄功略之高賢良政治之美固非
小冊子所得而悉焉他日幸有餘力逐次纂輯庶
乎可以酬素志也天保十五年甲辰中元龍山逸
農木內倫識

元亨五年自殺
丙諫與謀而
凡殺者不同
邦人義烈之
性乃然西土
人所絕無

織田公

織田信長小字吉法師父曰備後守信秀其先

出於平內府重盛世事尾張斯波氏為權臣任

上總公更彈正忠當公之時王室幕府衰極矣

公奉密勅佐足利氏戡定中原二十餘州大城安

天子以鎮護京師遷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少襲立居

喪無禮任放廢事其傳平手政秀少輔疏陳五事曰

謹言行二曰明賞罰三曰講文

學四曰虔祭祀五曰舉賢才極言規諭公少悛其

行居期年故態復發政秀自殺公始悔悟深悼其忠

死為創政秀寺親奠祭之

織田總州既立有疎狂稱齋藤道三

人子也年十七以善歌舞仕美濃人齋藤妙椿

死因其室冒齋藤氏稱山城守終逐守護土岐賴藝

削髮號道三聞之託姻好總州夫人道共會富田及

期道三微服出視其狀，奇鬢異服，行列無次，既入客館，俄整儀貌，其就歸途也。又復雜然，衆嗤之。道三日，送之久，猪子兵助齋藤氏之士，後仕中進言，總州實可謂狂矣。道三日，否，豚兒輩終必屈首彼狂夫門，果如其言。

織田公常傷躬生僻鄉，不能爭衡中原，因到京師通謁

三好氏曰：請以尾張一國獻之於執事，更得輦下

牧馬地，將所屬子弟以為執事先驅。長慶阿波人，筑

前守長基之子，世相細川氏，執其兵柄，既與細川既晴元有隙，竟逐晴元，專幕政，進從四位，修理大夫，既

嘉其勇，將許之。松永久秀、松山松謙等諫曰：今川義

元修理大夫氏親之次子，幼入善德寺，薙髮，兄上強武蓋世，渠一鼓殪之，豈可常人視哉！今雖來納款，他日必為腹心憂矣。長慶乃止。

織田公初與松永久秀邂逅於京師，公察其為人，佯贊

稱曰：君雄才大畧，天下無雙，惟恨有一不足，可惜也。

哉。久秀問其故，不答。久秀固問不輟，公屏左右耳語

曰：君懷摠攬之材，碌碌甘為人役，可謂大丈夫耶。久

秀遂鳩其主三好義長修理大夫長慶，弑足利大將

軍足利輝利，以要兵權。公因誅之松永久秀者，京師西岡

事，巧賭博，家日富，給嘗得一釜，名平蜘蛛，由是起大志，欲為邦君，適見鄉人松波勝九郎據有美濃，自設

久秀之道，公激成之也，而明智秀遂為豐公先驅，天道好還，不其然乎。

姓曰松永仕三好氏掌書記存
見擢用卒為之相任彈正少弼

織田公率從者數人微行覬五畿而舍於堺浦美濃國

主齋藤義龍山城守秀龍之子遣客十餘輩將要

刺之公聞之徑適其館瞋目叱曰鼠賊不遜殺而無

遺客皆股栗逃還

森長定森蘭丸三左衛門可成之子事織田公年甫十三織田公如

廁長定從執公刀公窻間見其算刀室刻鏤之數他

日公持其刀顧侍者曰汝曹試言此刻鏤之數中者

與刀左右爭言其數長定獨默然公問何不言耶曰

臣既識之公嘉其直便賜其刀爾後寵遇日渥

織田公數虐明智光秀小字十兵衛美濃土岐氏疏族
氏奪其邑出仕朝倉氏不得志又仕織田氏遂累功食丹波近江二國任日向守光秀怨憤

將反也朝見歸邑森長定密謂公曰光秀有反心臣

請追斬之公問何故對曰今朝光秀就膳哺而不食

頃之失箸惘然不自知是必有逆謀也公曰豎子何

能為且渠浴予恩也大豈有反心乎弗聽卒及難

柴田勝家小字權六任修理進織田氏世臣封越前總管北陸道織田

公誡之曰越前大鎮為北道衝阨是不可徒恃武力

也若無文德撫下則衆心攜貳不能保久吾聞治國

之要在審擇左右汝務去讒慝任賢能勿論親疏遠

邇夫舉得人則百姓安子孫世享福主乎國者不可不慎也

二條之後荒木村重攝津守知大將軍足利昏懦事終不

成至織田公降因請曰攝州十三郡賊徒割據無所

統一矣願命臣撫有之公便顧攫饅頭三四貫之刀

尖麾村重曰汝來食坐者駭愕村重神色自若曰主

公親賜幸甚開口直進公笑曰汝真壯士也乃許其

請

三好氏厨人有坪内某者三好亡後囚於織田公或因

菅谷長賴九郎右衛門薦其巧割烹公試命執饌臨食罵

云水煎淡腐何等調餼迺欲戮某某請復試焉強而

後可已而大美之令為宰夫某語人曰三好氏掌幕

政於京畿五世矣三好氏筑前守長基修理大夫長慶左京

大夫義繼世在京筑前守長基修理大夫長慶左京佐細川氏衛將府事事清高飲膳之微猶極雅淡昨

偶用之殆乎見誅今日所上則田舍樣為第三等和

味宜乎其為公所賞也

稻葉一鐵稻葉貞通美濃人世事守護土岐氏天文初

寺其母命還俗起兵滅敵復其故地後與安藤氏家二子俱輔齋藤氏稱西濃三士既而與齋藤龍興有

隙去屬織田公賜偏諱曰長鐵伊豫守已服屬織

田公公猶猜之邀諸茶室使壯士三人接伴懷刃圖

清高雅淡擇
辞大精

冷語

之于時壁上題韓退之藍關一聯也韓文公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詩頸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衆莫解者問之一鐵一鐵朗

吟為辨其旨意公聞之彥戶而入撫其背曰爾一个

猛將乃能文雅如此自今股肱我家勿有貳心便目

三士釋其匕首一鐵夷然徐謝曰君既赦臣臣豈有

他乎今日之賜臣固知不在茶故不欲獨烹之也因

出小刀于袖間公益嘉其膽量

上杉謙信景季子世相越後上杉氏輝虎與關東管領

上杉憲政約為父子冒上杉朝京師

天子賜酒下以五龍刀吉光所作足利大將軍足利輝利亦喜其

謙信威稜可

想李克用之

於李茂貞韓

建其重類此

材武眷遇絕優謙信是時補關東管領賜偏諱改輝虎三好松永等顧

忌不自安謙信遊覽都下路怒二家士不恭命從者

誅之二子喪其威焰不能發一語

上杉謙信伐北條氏關中半屬焉乃立近衛公藤原前

名前久關白植家之子亦關白准三為關東公方自

為其管領大會將士於鶴岡祠前行禮千葉國胤上

今小山政朝大政種各論門地爭位不決謙信賜言

曰千葉可為關東八國諸將上小山不可為關東八

國諸將下也於是遂和解

上杉謙信巡行部內詣戶隱山祠祠中有祝書數十通

絕妙判辭

緋閱之偶見武田信玄武田晴信甲斐守信虎之子世甲斐國主祝髮號信玄任

大夫詛己文笑曰渠不能以弓矢加我乃詛我於神

明歟信玄嘗齋戒跌坐奉僧空海自畫肖像修大威德明王法以咒詛謙信

上杉謙信尊信儒術正風恤下常延學士講論經史嘗

克七尾城置酒高會時際九月望前夜色清朗賦詩

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鴈月三更越山併得能

州景遮莫家鄉念遠征罄歡而罷

上杉謙信臨陣常戴鐵邊笠著黑棉胴服未嘗蒙甲冑

也手把三尺許青竹馬上指麾威貌儼然所嚮風靡

入關之日聞先鋒太田資政美濃守別髮號三樂陰通北條氏

詩語壯與

嚴武軍城早

秋爭雄近古

武弁之作此

為絕唱

單騎馳入前軍見資政少子某安房言好兒好兒當

為吾義子直提某而歸一軍望見褫氣無敢發言者

上杉謙信聞石坂檢校誦平語至源三位源賴政下野守仲政之子

從三位兵庫頭射鶴條忽悽然墮淚顧眾曰自

神武天皇以武德戢禍亂君臣相繼英雄接踵及其

叔世也王道陵遲神威漸廢不亦痛哉夫當

堀河天皇為妖所侵源將軍源義家陸奥守賴義之子亦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自呼姓名三彈弓絃妖去不復來而

天皇病亦愈今三位雖射落怪鳥猶且須猪早太三位僕

九刺之而後纔獲殪之相距五十年武威之衰如此

况吾生後三位四百餘年時運可知耳

上杉謙信攻小田原不克欲撤軍鎌倉與宇佐美長尾

耆老定議宇佐美定行越中守孝忠之子駿河守長尾政景謙信姊夫越前守部勒諸

將柴田治時年十五侍側言是取敗之道也謙信顧

叱曰豎子何知治時跪曰公無取乎臣今且聽臣去

臣為北條氏追擊之必擒公于酒匂以南耳謙信乃

從其言使治時殿焉遂完師而退由此治時之名譟

於一時治時稱因幡守為柴田城主後與景勝有郤叛據其邑竟為所誅

上杉景勝小字喜平次謙信之出長尾政景之子為謙信義子繼領越後佐渡等數州後屬豐臣氏

轉封會津百三十萬石從三位中納言列五十六卷豐

下而短身眼光炯炯天性希言笑居恒按劍跪坐一

日其所畜獼猴蒙景勝帽又手坐樹上對景勝而點

頭景勝乃靦然侍臣始見其啓齒

上杉景勝渡富士川從者闌入船中流幾沈沒景勝怒

揚挺將鞭之眾皆自投水拍浮遂獲無恙大坂之役

近侍輩私出觀前軍見景勝從後來潛伏竹盾外銃

丸雨下屏氣不敢動其見憚如此

真言宗僧西方院者善鎗數有武功終身四十四鬪不

蒙一創人呼曰鎗坊主僧邦言其主上杉景勝許着

赤甲且與采地六千石不受曰既為緇流何用大邑

為哉因食五十石老死米澤

僧天德寺

為彦間城主佐野昌綱之子幼

在朝語上杉定

勝

中納言景勝之子襲領米澤

曰尊祖管領謙武威

震一世僕尚少年護侍左右當此時關東人士懼管

領如雷霆其出在厩橋城也皆嬰堡自守既而管領

率輕騎橫行關中數十日衆莫敢出拒者蒞其班師

入猿京而後始晏然高枕時酒井忠勝讚岐守阿部

重次

備中守正次之子襲父封五萬石增至

等在坐

翕然感稱不止

武田信玄節用畜士一錢不妄費嘗與親臣左右會一

連寺賦國詩俄而菊亭公

藤原公彥大納言季孝之

于華時寓至曰聞有雅事不待招也信玄喜延之上坐

因顧寺島甫庵云爾疾詣惠林川公

快川和尚索梅

洞詩集來矣他日信玄謂高坂昌宣

彈正信將曰此遊

豫具十人膳羞而不意公到故託事遣渠也

武田信玄卒祕不發喪北條氏政

北條早雲之曾孫左

父祖遺業奄有關東八州治小田原稱相摸守聞之大喜使人報上杉謙信

謙信方食投筋嘆曰惜哉失吾一敵手矣曠世奇士

天奚適之死也因泫然淚下

高遠城既陷武田勝賴

諫訪四郎信玄之

繼領甲斐國驚怖不知所

寥寥數語
見其俠氣

為與諸臣議辟銳嫡子信勝武田年十六奮曰今也

將士離心四境失守國家覆亡之期也夫命盡計窮

曝尸原野固武人之常也今乃逃竄山林徼幸萬一

將若我家聲何宜燒寶器而盡自殺耳勝賴猶豫不

決遂為姦臣所誤客死天目山

武田勝賴臨盡諭夫人北條氏北條氏曰女速去歸於

小田原敵亦必不加害也夫人辭曰妾將與君共生

死豈以存亡改節哉終俱死焉

長曾我部元親小字彌三郎父曰宮內少輔元國世臣

條內政稱土佐國主與三好河野諸族戰勝之蠶食

南海四州後降豐臣氏削其三州任土佐守從四位

侍將伐讚岐到雲邊寺寺僧見其從騎少謂曰聞公

國富兵強有帶甲數萬今率此孤軍欲以壓讚岐諺

所謂用茶瓶蓋蔽鼎鑊者乎元親笑曰夫器雖有小

大名手所甄陶變化無窮既用三千兵蔽土佐七郡

覃及南阿不出數年將遂掩四國何但鼎鑊哉僧瞿

然自失

豐臣公木下藤吉小字日吉尾張愛智郡家人子也仕

秀吉任筑前守及公遭弒起兵誅賊東討西伐不數

年平定海內賜姓豐臣氏陞關白太政大臣辭職後

閣稱太攻別所氏別所長治稱小使谷衛好亮招降

其臣中村忠滋五郎忠滋詐許諾出長女質之掩殺其

兵千餘，公大怒，即磔其質子，別所氏亡，忠滋潛匿。有
 年，丹人或捕之而獻，公廷謂之曰：「曩汝多誘殺我兵，
 我欲獲汝甘心，然汝殺子以為君，實臣子之所難。我
 嘉汝至忠，今特赦汝，給以三千石，宜隸中村式部村。
 一氏，父曰孫平次，一政，為羽柴氏將軍，以展材力。人
 以功封駿府十七萬石，式部少輔。」
 服其洪度。

諸將在朝鮮，將連署上書於太閣。文祿中，豐臣太閣欲伐明，假道朝鮮，欲
 不肯，乃遣浮田秀家、紗諸將討。福島正則，小字市松，從
 之，身親屯名護屋料理軍事。曹大臣公有擒敵功，食清洲二十萬石，賜羽柴氏左衛
 門大夫，石田之反，歸順首擊賊，滅之，移領安藝備後
 二州，五十萬石，陞從三位參議，見加藤清正之小助，亦
 元和五年，有罪奪封，放于信濃。

輟駕伏波語
 可垂傳

畫煩碎，夫物要簡捷，若遇病危，篤將遺書，何以應其
 猝耶？清正答曰：「吾欲枕干戈死邊野，豈臨終戀戀做
 庸夫遺言乎？故不憂其煩也。正則有愧色。」
 聚樂正旦朝賀，前田利家小字又左衛門尾張人，父曰
 食邑府中，後屬豐臣公，賜羽柴氏筑前守，領加賀能
 登越中三州，百餘萬石，治金澤，為大老，從二位，大納
 言，卒年六十，先於上杉景勝，景勝怫然抑之，云：「公與
 吾同列，參議，俱且為新進，云何後吾耶？」利家不應而
 前，景勝拂衣起，欲相刺而死，堀尾中村等，堀尾吉晴、
 氏

調護慰解景勝馳取譜牒于其家使未還利家陞中
納言景勝竟不能辯疏而止

直江兼續初名三成更兼續小字與六郎實樋口氏與

石任山魁岸雄偉而多才辯相上杉氏食米澤三十萬

石一日朝會伊達政宗小字二郎左京大夫輝宗之

出餘郡治于仙臺賜羽柴氏越前守上杉之反以功增

而觀之曰以金為錢振古所無不亦奇寶乎兼續取

腰扇承之政宗以為敬己也曰卿手之可矣兼續正

色對曰僕雖驚下被故管領鑒拔為今主執麾前驅

此手何可觸阿堵物耶政宗赧然

蒲生氏鄉小字竊千代父右兵衛大夫賢秀世邑江之

氏豐臣氏鄉繼食松嶋十八萬石任飛騨守屢增

封移鎮會津領奧羽間十九郡百二十萬石賜羽柴

氏從三位參議卒年四十一謂細川玄吉子細川藤孝實三淵宗薰之

子冒細川氏兵部太輔足利義輝之遭弒也奉其弟

義昭出走間關諸州終依織田氏興復幕府後以諫

爭不聽去屬織田公封丹後十齋曰君以博物好事

名而未嘗有稱其戰功者武人多能或損其美也歟

玄吉晒曰僕從少嗜文字時時吟哦以遣懷耳何足

稱多能哉且賦性懦弱所好不能專攻况於搦旗斬

將之難乎

豐臣公擇驍騎二十四名為行人皆着黃母衣平塚為

廣小字平九郎其先出于三浦氏鎌倉時三浦為重

豐太閤封五與焉為廣勇敢多力殊得公眷公嘗在

軍使入召前部一將其人反命曰尋來公怒罵曰當

此急遽不指呼姓名而止言尋來殆乎誤事機也為

廣亦適使於他還見之故報曰方將至矣公笑顧其

人曰為廣猶然況汝輩乎其見親用如此

細川興元小字頌五郎兵部太輔藤孝次子士澤田次

郎助勇而好學撫下有方眾樂為用其妻某氏亦機

敏多智石田三成見別之作亂也遣其徒小野木重勝

丹波人世事國主秦秀治織田氏之興歸之攻丹後

矯豐臣氏令普榜國中曰為細川臣主執役供事者

異日捕而磔之于時次郎助從興元于會津某氏陪

興元夫人在峰山夫人懼敵剽掠急將趣田邊細川

族東征獨其父召近村庶民奉其肩輿眾畏大坂令

莫敢到者網野父老聞之網野次郎相共謀曰縱犯

大禁身被壅粉澤田君恩誼可遺哉輒揀壯健子弟

二十許人來請見某氏某氏即扮作侍妾出慰勞焉

佯指夫人轎曰澤田氏妻在此中疾舁而行乃率諸

侍妾從至清瀧乘舟入田邊終獲脫虎口矣此歲次

于岐阜興元惋
惜優贍其家

有馬豐氏

山中務太輔則賴之子以關原功增封領福智
山八萬石元和移久留米為二一萬石

從四位侍從東照公東征其妻松平氏源七郎康

東照公留在大坂邸尋有石田之難大坂諸將建議

收從征者拏質諸城中有馬氏邸吏吉田掃部梶村

助太夫等竊欲奉松平氏奔其邑橫須賀遠松平氏

聞之從容語曰諸老協謀豈有妄舉然遠江相距數

十百里恐難得達舅氏有馬則賴其先赤松氏世食

守重則移居播之三木則賴屬豐臣氏封橫須賀別

邑三木道路較近而斗入敵地亦不可保久今吾熟

思籍使諸將來促焉堅守勿出邸若其急則有死而

已不猶愈於中路見攘奪而受汙辱乎衆咸感嘆從

其言會細川忠興夫人細川忠興小字與一郎兵部

羽柴氏越中守此歲以功移豐前食三十七萬縱火

自刃舉邸殉之大坂諸將懼罷其議有馬氏終得無

事

上杉景勝之反東照公在伏水將親征之加藤清正

因山岡景友備前守近江勢田人落髮上言曰公

尊為三公奈何欲輕下手反賊哉僕請代征若衆寡

不敵使福島黑田諸將繼之伊達氏襲其後則事無

東照字句
嚴正如聞其
言

不就矣。僕竊慮是必石田治部及諸奉行石田三成與增田長

盛長東正家前田玄以淺野長政同為豐臣氏奉行稱五奉行陰與渠合謀以誘

公東伐欲舉兵中原挾擊公也。伏乞留鎮畿甸勿

陷詭計矣。公答曰：卿之懇情不知所謝。雖然吾生

長戎馬間苟不懲悖慢如渠者則永貽笑于天下後

世也。吾欲令卿護京師然上國有變西南亦必響應

卿宜速就國為之備且命卿紆西海軍國事便宜專

制焉。清正乃如大坂謁豐臣氏嗣子豐臣秀賴小字

子繼居大坂石田亡後食攝津河內和泉三州六十餘萬石從二位右大臣元和元年據城起兵軍敗自

盡而歸後果如其言。

加藤清正嘗謂人曰：昔豐太閤薨後加賀亞相備前黃

門浮田家氏小字八郎和泉守直家之子繼領備前美作二州四十七萬石任河內守賜姓名羽柴秀

家進從三位中納言列大老淺野京兆等淺野壺長

以與石田反配死八丈鳥關原功移封紀伊食三十九萬石從四位紀伊守相

與會飲亞相忽嘆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

君子人也。因數數誦之。當是時或為余舉此事余也

聞劣不了其為何意也。頃年熟讀論語乃有深感於

亞相之志矣。亞相素無學術晚節好看書若天假之

年而至乎今日則其所自處者果何如哉。中道而就

末誠可惜也夫。

小竹云如藤公恐竟不能使神君釋然

加藤清正自江戶歸泊于兵庫津頭會風恬月朗怡然
銜杯顧侍御曰聞去歲伊達政宗饗德川公於其
邸使妓女團助奏歌舞公大嘉賞之云蓋公以
石賊滅後寰區歸一大國之主如政宗猶忘武樂閑
與兒女俳優歡娛天下不足復慮也但西南諸將如
我輩皆故太閤遺臣且以右府公在大坂衆人所指
目必不能釋然焉雖然吾蒙公特恩膺斯鉅封而
為常陸君德川賴宣初名賴將東照公第十子時
從四位常陸介領水戶二十五萬石娶加
藤氏後移遠江又轉紀伊併伊勢之田食五
十五萬五千石從二位大納言薨年七十外舅豈
有他心乎今而後宜倣政宗所為以保吾餘年耳於

然終不免者以其忠肝不可掩乎

是散儲蓄陳技樂優遊酣歌以卒其身

堀尾吉晴

小字茂助父曰中務少輔吉久尾張人仕豐
臣氏食濱松十二萬石任帶刀先生同中村

九豪邁不群數建奇勲而自視欲然未嘗道其功也
嗣子忠氏信濃守更出雲
守先父而卒嘗謂曰或問大人少壯功

業於兒兒一無所記為之赧然願聞其稗槩吉晴輒
言汝何不曰僕侍家父多年蓋無有戰勞乎不聞其
談于役事也

石田治部之為亂也伏見守將鳥居元忠內藤家長等

彦右衛門元忠伊賀守忠吉之子食矢作四萬石彌
次右衛門家長彌次右衛門清長之子食佐貫二萬

石並德川飛檄上變東照公披書見斷松九橋禦

之嘆曰使此地無橋耶臨急猶當創造今却漸之是

自速敗也果如其言

永祿天正之際有三駿河上杉謙信將駿河守佐美

駿光貞毛利元就子兩兵部東照公臣兵部少輔井

宗勝浦之目至慶長中又有三勘兵衛石田三成士

田中吉政士渡邊勘兵衛皆以材力剛武著稱

東照公臣本多正廣助上杉氏臣川田信親物武田氏

臣山縣昌景兵衛郎皆免唇而以勇悍顯其後福嶋氏

士長尾一勝改山路氏一勝初仕北勢神戶氏後臣

福嶋氏食邑萬石守東條役公稱為士中人參亦免唇而勇嘗在大坂之

東照公與武田信玄戰于天龍河交綏收軍河西本多

忠勝小字平八郎祖忠豐父忠高世三河重臣忠勝

繼佐東照公贊成鴻業封桑名十五萬石任

五年卒年六十三殿山縣氏騎數百人追至忠勝中

流回轡大呼而進勢如躍龍敵衆相顧曰平八也爭

先崩潰凡激流中返騎騎者以為難又甲斐士初鹿

傳右衛門嘗追忠勝忠勝揮蜻蛉鎗瞋目叱之初鹿

暈倒不能起忠勝所執鏡

豐臣公東征之日出一曹與本多忠勝曰是源判官源

畫不如

經左馬頭義朝季子伊豫守又檢非違使士佐藤忠信四郎兵衛之所被也今

世雖多英雄然堪着之者汝一人耳忠勝拜受而退

諸將咸賀曰子擢乎廣衆獨有斯盛貺武名可歎忠

勝不悅曰忠信之勇非僕所慕也且彼爵爲六位僕

與其主判官同列然則吾鹿角曹豈減於此曹耶

本多忠政忠朝兄弟

平八郎忠政襲食棗名後移姬路亦十五萬石從四位侍從美濃守

內記忠朝別封大多喜五萬石出雲守幼時練習鎗技其父中務見而

誠之曰吾之少也食祿微而屬隸少故以親提鎗赴

敵爲急務今也列爲藩帥負方面之重進退士衆惟

麾之依故爲將者宜先務熟練陣法雖然非敢云廢

鎗但應識其所主耳

小牧之役

東照公使柳原康政

小字小平太父曰七郎右衛門長政三河

世臣康政與本多忠勝并伊直政並爲創業元勳屢加封領館林十萬石進式部太輔慶長十一年卒年

九十作書以檄于西師數豐太閤背織田氏罪備極

其醜詆太閤見之大怒令諸將狙擊之購其首千金

當是之時石川數正

小字與十郎任伯耆守三河世臣後叛事豐臣氏陰通

西師欲乘間內應康政與本多忠勝謀爲之備數正

不能發既而公與太閤和約爲誓姻太閤乃請

公使康政納幣於京師乘夜親臨其館語曰爾嚮移

檄暴吾惡吾久欲視爾首級今吾與爾君爲昆弟可

東照公傳

復懷宿憤乎此特召爾為賞爾忠蓋也因奏任式部太輔翼日大饗康政使數正為之館伴康政不與交一言謂傍人曰彼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數正赧顏竟坐不能仰視

池田輝政小字古新紀伊守信輝次子襲食吉田十五萬石賜羽柴氏左衛門尉關原役與福鳴正

東照公女婿始謁見焉謂公曰往年僕父為永井

直勝小字傳八郎父曰長田直吉世三河大濱村祠官直勝事東照公為侍臣政永井氏任右近

陣斬池田勝入故云所斃僕景慕其人久矣請速出

之乃相見一揖顧問眾曰食邑幾何對曰一千石輝

公語勤人

政憮然為問曰不意勝入池田信輝初名恒興小字

利其先攝津人出於楠正行遺腹子池田教正至父恒

兵有推陷勞食大山萬貫移伊丹并崎名信輝常將

之頭化為微祿公聞之即日召直勝益其封

永井直勝安藤直次奎之助基能之子小字彦兵衛後稱帶刀三河世臣慶長中為老中

約為兄弟長湫之後直次殪池田勝入遙招直勝曰

子其以此首為功因與勝入所帶後露刀為驗直勝

見公曰是安藤直次所獲使臣敢獻左右既而直

次又提池田之助小字勝九郎勝入長子為紀伊守首來請檢視且

東照公傳

初九

所謂君子之
真萌

曰嚮臣見一壯士擊池田勝入劉之倥惚中不詳為
誰而今始知其直勝也。公深賞二子之讓

東照公之治駿府也。使板倉勝重小字四郎右衛門好重父

三河公族松平好景勝重初為僧及兄忠重死還俗

承其後天正十六年擢町奉行慶長六年超遷京師

所司代從四位侍從為町奉行勝重固辭不許乃請

歸而謀之妻。公哈而領之勝重還謂妻曰吾今登

為町奉行然以一事關心未敢領旨而退凡為吏者

敗於請謁而請謁必由婦人行自今之後訟獄是非

及吾所作為事無巨細汝都勿容齒牙否則端辭命

耳妻颯笑曰咄咄女兒何與政理勝重與誓而起妻

常人所不能

見其袴後戾疾呼曰袴戾矣請整之勝重顧曰汝果
背約吾竟不可奉職也妻悟而深謝於是出受命

慶長中與平信昌小字九八郎父曰美作守貞能三河

納十萬石辭京師所司代政府相議擇其替人本多正信

小字彌八佐渡守俊正之子三河世臣亦薦板倉勝

重。東照公莞爾曰佐州實獲吾心渠必能辦事者

於是將加賜采地時勝重為町奉行僅食五百石正

信請益封二萬石。公有沮色正信曰夫京尹要威

重威重因封大苟少乎二萬則難以制衆矣數請不

已。公終從之。勝重當亂世未嘗一被甲冑也關原

擊壤錄

初

下竭力鎮靖京師賴以安焉其所經畫創制為後世典型

板倉勝重二子幼而聰慧公試設疑獄使各自斷之

重宗板倉重宗仕台德公為扈從番頭元和六年所司代明曆二年辭免封關宿五萬石卒年七

十左少將周防守請退更詳覈而後以聞重昌板倉重昌初給仕駿府為

近習出頭人後移幕下食邑萬石侍從內膳正立批是非即時上言在坐咸

稱其敏居數日重宗書判具疏與重昌所批一一符

合眾乃以弟為勝也既而勝重從京師來公備語

其顛末出判觀之勝重拜謝因言弟先兄後理應爾

也公問其故對曰弟智所至凡夙已覺悟然奉命

折訟當覃思極精要無紕謬弟年少氣銳負才易言

智墓文

未免有粗鹵累所以不如兄也於是眾論始定重目

聲譽稱燕暗內膳蓋以周防燕方音近言其勝兄也

台德公時板倉勝重以老乞休曰公不允云未得代人

汝自舉之勝重對曰臣久在京不識旂士也無已則

賤息重宗可乎彼固非刎姦夫者公悅命重宗代

之重宗固辭弗得泣懇父曰重宗不肖何以勝任大

人誤國殊可恕矣勝重笑曰諺不云乎避爆火于兒

我之謂也吾今而後倘祥自恣足以養老也已

青山忠俊小字藤五郎常陸分忠成之子元和與酒井忠世土井利勝俱傳世子封岩槻五萬石

伯耆守寬永中坐事貶謫死于遠江天性强記上從群牧列藩下至府

中小吏一聞其姓名見其容貌則雖倉猝相遇直呼姓名而揖過焉百不誤一人皆竒之一日會集忠俊乃自稱其能因言是可學而得也眾爭問其方忠俊笑曰惟在認風姿鄙秀耳且三家尾張紀伊水戶及巨藩諸公卿等定能諳記至士庶賤吏則輕侮蔑視是其所以芒然也眾咸感服松平信綱小字長四郎本姓大久綱幼為叔父松平正綱義子給仕大年猶少獨猷公進老中封河越七萬石侍從伊豆守默然無言忠俊顧詰之信綱曰僕蠢愚未能信君言夫如日月五辰人人所知彼眾星坐位名號君能識否忠俊曰小星碁布彌天司曆家以為三斛米數數

名言

信綱之言無味

天字無心映帶

且不能辨况名號乎信綱曰夫三家巨藩諸公位貴而員寡猶日月五辰炳焉易了也士庶賤吏之多殆逾眾星何以得具悉焉若君博識強記蓋稟之天也豈惟在認風姿鄙秀乎哉忠俊不能答

布帛肆茶屋長以者佳節在朝酒井忠世

河內守重忠之子雅樂助

正親之嫡孫襲食厩橋五萬石少同土井利勝傳

台德公繼相大猷公執鈎軸前後增封至十二萬石侍從雅樂頭寬永見其佩刀修飾美麗拔而視之

賞曰利刃好鞘武人雖多孰能有如此者乎與刀長以便言此鞘甚適吾意請少間摸寫之持而入長以手握白刃俟之廷中甚久恐為眾所怪欲藏刃袖間

而不可乃訴其由於目付而請之目付曰酒井君所為吾無奈之何是必有故也長以踟躕不堪其悶見他目付問其計曰無他惟待酒井君還己日既朕眾皆退朝忠世獨不出長以乃旁訊群吏獲之於某氏而歸因謂吾儕市井小人且既落髮混緇徒而驕僭逾分妄佩美刀宜乎為酒井君所抑折即去奢尚儉常帶木造短刀

政府每有大議諸老中會於數奇屋及土井大炊為大

老土井利勝實水野信元季子信元讒死後養于土井利昌冒土井氏台德公之生舉為近侍時年

七歲後相寬永十五年始置大老職使利勝為之正將大炊頭

十廣不必須
算研

保元年卒更於千帖席中人授筆研書以相示且却

四座屏風紙格無少有障礙慮機事泄也

大猷公少時急命作一館閣使松平豆州監視豆州即

集眾工賦丈尺奔走催督一夕中便成壁所不備糊

紙代壁比明公來觀而大悅焉土井大炊聞之招

豆州謂曰夫以國家威力一日作幾館何難之有然

大人制事宜期功程今使少主從欲輒就慣以為常

土木煩興而民窮財耗矣可不惧歟

土井大炊之相少主每有疑議不先白己意訊大旨如

何其言不穩則云事為未晚乞熟慮之蓋欲使公

真考

思而得之也其對有司亦爾與僚屬親故若家人輩
討論協議至再至三得其當而止由是群吏自相劾
勵益明習事務客稱其用意之勤大炊曰是非余所
創也昔東照公將臨紀邸命余造安藤帶刀氏觀
其所規畫彼其接吏是則頷之否則掉頭終無所可
否吏退覆議不啻十數余怪問曰何不疾授子意而
濡滯曠日也帶刀曰吾老矣將成育人材以貽國家
也已每事輒指示之則彼漫然不經意徑來取正所
以愚者益愚也余則摸倣之爾

土井大炊與酒井讚州

酒井忠勝備後守忠利之子

大猷公進

老中屢加邑移封若狹十二萬石正保中繼土井利勝為大老左少將讚岐守致仕後薙髮號空印卒年七十

六 並為守成良弼大炊器識宏遠相業最高台

德公之傳幕職親諭大猷公曰今以大炊與利勝

附汝汝謹勿荒棄焉當公之時停藩鎮迎送正上

下禮分汰強梁黜僭亂所以名位尊嚴大異前世者

二子默成之功居多焉

井伊掃部

井伊直孝兵部太輔直政次子兄直勝以病

直孝自慶長中掌軍政歷事四世以身繫國家輕重四十餘年萬治二年卒年七十正四位左中將掃部

頭之就封也其臣岡本宣就岡本半助號喜庵上毛

師軍啓曰法網密則姦偽滋起制令簡則犯者反希

有是君前
是臣

今也大亂之後人望至治公始臨國宜有省於斯矣
 掃部深嘉納之當此之時留守諸臣被麗服相率郊
 迎掃部手取棉製胴服及袷衣頒賜衆曰草昧之初
 人蒙甲冑不遑着便服今四海一統免矢石之危汝
 輩宜衣之以償前日勞於是衆咸自檢去奢省費事
 從節儉遺風迄今掃部嘗陪世子謁日光廟時不齋
厨具每驛食糲飯其克己如此
 井伊掃部嘗巡遊治下見一士在庭洗健馬徑入問其
 祿對曰百五十石視其宅極隘陋而有精甲利劍藏
 中堂掃部嗟稱即日倍賜其祿掃部郎中騎馬外別
置馱馬百匹關則補
 之以備
不虞

森川重俊父曰金右衛門氏俊三河騎將重俊嗣為
台德公近侍食生實萬石後老中侍從出羽
 守將從殉 台德公召子重政伊賀及親眷子弟遺
 言曰武人於軍旅雖小戰宜加慎重昔者 相國台
德
 公獨坐忽慨然大息余偶侍側驚愕良久請問其故
 相國惟言上田之役而已石田之反公將前軍自
山道進真田昌幸應賊據
上田拒之公遂絕
朝關原竟世以為恨夫 相國猶且如此汝輩假令
 誤他事慎勿弛武備廢弓矢若忽此言則不忠莫大
 焉言終自剄
 與樂寺僧人多為賊所害寶器財物悉被攘奪官懸購
 大索弗獲會板倉防州自京師來衆問其策防州乃

樹片板其傍使庸手書曰購錢甚少若倍賜之輒上言同夥巢窟於是即日其徒自首而出因得盡捕群賊其後酒井忠勝家亦有失物懸購不出或告防州謀忠勝曰彼權宜制事以獲賊為職吾既為天下執政不可妄行詐偽陷小人若一索不獲則止而已便毀其榜

知體

大猷公欲去庭中巨石其地間於樓閣難多用力夫衆皆束手時松平豆州為小性頭見之即言其傍鑿一阱沒入之則不勞力而成功又嘗召韓人善戲馬者欲觀其技下教構塲八代洲側期以明日衆皆云若

其築堤乎事煩而不副急且技訖之後不得速毀之也群議紛紜無所適從豆州曰請集府下竹器匠製巨籠長一丈許者數千列布以草衣之於是衆從其言

正保中世子加元服任大納言將謁告寢廟大將軍

命三家諸公尾張大納言義直紀伊大納言賴宣水戶中納言賴房扈從老中

傳旨三家紀伊大納言艷然不悅曰大命孰敢不敬承然吾未嘗聞同列相從也況以故官陪新官乎卿等必熟典故若有例則見示衆畏憚不能言松平豆州獨進曰今日廟見者幕下慶喜之甚欲使諸公

豆州之言恐憤久似宜言本枝之別

俱行儀事而已紀伊大納言乃肯

酒并忠勝剛毅有大節處事光明不敢糊塗矣福嶋正

則稱為當世人豪正則嘗驢其所著鹿角曹元和忠勝不甚重之終驢千火元和中

與從兄忠世及土井青山俱受命傳大猷公其在

朝也雖三家諸貴待以等輩無所假貸退則拜趨恂

恂不爽禮也及公薨受遺輔政時嚴有公年僅

十一國多流言人懷危懼諸老欲秘喪忠勝不聽云

是所以生群疑也悉會內外藩牧臨哭乃慨然喻衆

曰先將軍彌留之際執余手以託冲子言刺肝膽

矢不違失諸君希望大政唯今時為然我將殺吾軀

以相敵焉何如保科正之肥後守松平光通參議忠

襲領越前五十萬石左少將越前守齊言海內安寧人享富貴數世于

斯孰不記其所自哉若夫有狂悖思亂者則我當禽

滅之以聞矣不必煩公也紀伊大納言微笑曰讚州

戲言亦宜有時方今誰敢異議者請疾納誓書於是

舉朝同之共盟拒前而罷

板倉防州見茶屋長吉問近日巷議何如長吉曰有客

言執事臨獄先叱其首愬者故人雖有辭畏縮不能

陳也所聞惟此而已防州悅曰誠然誠然吾見其面

疑妄構訟不覺發怒是吾癖也非汝告吾則吾幾不

悟其後防州每坐廳常置茶臼於傍躬親磨茶而不見訴者面平心和氣以斷獄事防州蒞職殆乎四十

民善政嘉績往存碑

寬永中耶蘇教徒叛於嶋原政府議使板倉內膳板倉

監督諸軍會內膳病癰疽執政聞之將更選他將酒

井讚州時為老中進曰卿等誠不知士也彼性強毅一旦

承命豈肯以病自廢哉聞人代之必自殺矣今先使

彼征不幸有變乎徐議他將亦未晚也眾言若然曠

日歷久賊勢猖獗恐至難制讚州哂曰姦民結黨孰

復與之且有覬覦此際者不亦便毆除乎於是群議

明智之言燭照數計

竟決

板倉內膳討島原賊軍數不利執政議使松平豆州代

之大久保忠教大久保彦左衛門平右衛門忠員季子嘆曰惜哉使英

雄之士殞乎草賊手既而內膳聞豆州來代已果奮

戰而死

板倉內膳臨終誠其子重矩小字主水襲食萬石後老中封鳥山五萬石從四位

侍從內膳正曰今吾遭酒井君選得監十萬兵紆國家大

任死亦無遺憾汝輩遇彼孫子必謹勿曠禮矣重矩

遵遺言敬崇畢世聞者兩美之

松平正信備前守襲食二萬石右衛門正綱之子松平正綱實大河內秀綱

之子為三河公族松平正次義子冒松平氏任右衛門大夫少事東照公為近習出頭人既而管轄郡邑貢稅吏務專職垂五十年其兄利綱守渡早卒豆事無淹滯慶安中以壽終

州信綱以義子承宗祀正信別為支封性謹恪寡言閑居讀書尤工臨池技常招諸儒談論為娛嘗語客曰夫上士搖三寸舌而斃人中士以筆下士以劍吾儕誤舌頭少許當却害吾軀不可不慎也萬治中為奏者在職三十餘年莫有一敗事

松平正信每雨雪風起使人掃去門外積雪不盡則灌沸湯以注之溝中故雪後過其門者不復窘於行正信因言苟欲賞雪擇時與地與人而後可也

得此語便不殺風景

今日有此義者其與幾人

土屋數直

民部少輔忠直之子故甲斐將土屋昌恒之孫也給任大猷公自小性組累遷至老中

領土浦五萬石為老中時武田信英守前任大番頭侍從但馬守

班位夙隆然每歲首數直先遣使者卑辭招信英及期躬親出門迎之饗宴極豐親侍膳如臣主禮蓋以其祖為武田氏將不忘舊也子政直亦為老中侍從復守訓終身不替世以為美事

土屋數直獲罪幽私邸既而聞大猷公朝京師急命

家老具裝家老大駭諫曰君既忤大旨屏居有日奈何得自恣數直弗聽家老會諸臣苦爭留之數直曰非汝輩所知也今若不從行生將何益於是後大駕

一日輕裝微行隨到京師閉舍自守一日公遽然顧左右召數直左右皆曰渠待罪於府邸未有赦命何以來於此幕下或遺忘之也公徑言渠必在近郊揣物色之乃大索數日果獲之於西坂客舍公廷見目攝之良久曰此行汝獨不來而可哉便釋其罪衆皆愕然無揣知其意初數直陪侍承恩有所感激頓首自誓曰臣縱蒙嚴譴大駕所往不可不從蓋以此也

軒名蓋本汪信民語

板倉內膳板倉重矩官未達栖遲本庄構一堂後園額曰咬菜軒親栽菜蔬時頒諸友名利澹然他無所營既而

長松下果有清風

歷任顯職遂陞老中重矩初襲食萬石萬治三年為大坂定番加萬石寬文五年進老中六年又加封為四萬石八年出攝京師所司代任侍從十年復老中明年又增封領鳥山五萬石所至猶揭舊額或問其意內膳曰人情及名位顯重必忘嚮時困窮遂至驕溢吾以不才斯執政列幸蒙特恩家道豐饒正恐其忘幽居之窮生奢侈之心也板倉內膳嘗獲一角弓體製便利貫堅不讓硬弓常置坐右撫愛備急小臣某間內膳不在私取試射引滿弓折衆見而錯愕拘某於一室以待罪既而內膳還聞之欣然召某褒賞因顧衆曰調馬試弓武夫之所職渠之有力實可嗟稱也若此弓臨粹摧折危禍立

至今乃如此。不亦幸乎。

寬文中、京師俗尚奢靡、淫侈無度、政府使老中板倉內

膳權為所司代、且置町奉行兩局、佐之督察、內膳儉

朴持己、蒞以嚴正、未出三月、風化大行焉、于時富商

有多出金、立任檢校、檢校、警師長官、久我公世制其事、人呼曰一夜

檢校、而利衆、警官銀及配當、諸警欲官者、納錢檢校、

差名曰官銀、又四民冠昏喪祭、必出貨與警者、貧富

應分多少、不侷檢校、紛領之、依諸警位次、頒之、謂之

配當、不問其替不替也、內膳怒下令曰、檢校具眼者

悉抉去其眼、於是皆大懼、即日辭其職、囚於獄、無

快絕

幾放還

京師富人、有難波屋重右衛門者、嘗以厚賂、扈從聖護

親王、道寬法親王、後西天皇、同母弟、延寶中薨二品、登大峰、板倉內膳怒

逮之獄、會宇治橋壞敗、因命改造贖其罪、難波屋大

悅、營作完事、不用一月息錢、且刻姓名橋柱、以表其

功、內膳聞之、終身以為遺憾、

延寶間、三都俗日趨淫靡、互競豪華、江戶石川六兵衛、

使其妻託於遊覽勝區、著妓衣、到京師、京師有難波

屋重右衛門者、即使其妻被紅綾子繡、京師圖者、往

闕其美、既而二女相逢、東山、衆遙見石川妻服、黑光

絹、染成南天樹形、罵言京女服美矣、東婦遠來、欲何

此等話說
非有益乎
人然當日
之殷富可
想見焉今
也或是之
亡也

東照公

較耶因審視之其南天寶皆簇珊瑚珠於是衆皆愕
眙更稱京女大敗矣

寬文中水戶中納言德川光國字子龍號梅里東照公之孫中納言賴房之

子、襲領水戶二十八萬石亦中納言、備前少將松平光

政、小字新太郎、寶池田氏、武藏守利隆之子、領備前

十二年七月、會津中將保科正之、光義子、幸松、肥後守正

十四年、庚孽子初封山形後移會津領二十四皆仁明好學時

人目為三賢

備前少將年五歲始朝見 東照公 公賜以劍撫其

額曰池田參議池田輝政之孫也亦將為英物吾老兵恨

周南麟趾

如讀古文

不見其成少將即拔劍視之 公遽執其柄納之室

曰兒何不畏利刃也及少將出目送曰雙眸閃爍他

日必能于城國家矣

備前少將少時夜常不寐近侍怪問不言一夕熟睡異

常或問其故曰予得賴祖先寵靈守此大藩恒思所

以安斯民而不有得昨偶讀論語始知為君子儒而

後可有成矣積年苦思一旦發蒙所以安枕也

備前少將年十四五見故所司代板倉勝重問治國安

民之道勝重謝曰予惟理高賈紛諍耳惡知國政要

務少將曰當令誰不識君賢請勿有吝勝重乃言宜

後集錄

初

若方盒鹽豉而圓七抄之少將默然頃之曰有餘不盡何如曰然吾昔事東照公閱天下英才多而未見年少用心於國事如公者也公之聰敏必將欲明察無所遺漏蓋治大國則不然政不寬則失民心聊以相喻

備前少將一日與酒井大老酒井忠清阿波守忠行之子襲領厩橋十五萬石自

老中進大老左會飲少將面責大老曰君為國家首

輔而賄賂公行賦歛日重在上不仁為下不忠恬不之省何也大老不能答顧而言他

諸藩會朝共賀國家昇平備前少將嘆曰非夏目正吉

面皮
三寸

如簡其嘆
今日昇平寧

可不慮其所
自那少將之

言復夏目氏

一死重於
山也

明白如丹青

好箇草草章
講義

為東照公死乎三形原夏目次郎左衛門三河世臣元龜中公與武田氏

戰于三形原大敗將死之正則何有今日於是舉坐

奮然莫不感激

備前少將入學宮聽講諸侯有爭臣五人章毅然誠其

老池田出羽池田伊賀曰汝等當注意于斯矣予若

有不善汝等必諫而汝等亦當納眾諫中川謙叔中

權右衛門藤樹先生高足逾班進曰公今日之言誠國家永久之

基也然為人主者宜溫顏和氣使人易進諫今公威

嚴如此誰其納言乎少將悅謙叔出加世次春加世

衛字季弘亦藤樹門人謂謙叔曰子何不顧忌諱也謙叔慨然

曰吾直欲為國不復遑自計也

山田道悅侍備前少將乘間問曰聞公不食歟冬何故

也少將嘿然道悅固問少將曰嘗聞長湫之役曾祖

護國公池田信輝殞於歟冬叢中且此役也非義戰

吾故不欲食之道悅笑曰是公之幸也若使護國公

於穀田中則公將何食耶少將亦笑而不應

會津中將寬仁愛人用心政事晚師山崎闇齋山崎嘉右衛門

名嘉字敬義號闇齋京師人振起文教士民靡然嚮風嘗親制家

訓每月朔朝士大夫講之以為常矣或見其中不言

孝難之曰是道之所由生也今置而不載何哉有童

謹

童子指為此

言勸學之效

不可誣也

子答曰人之長萬物以一孝字也苟其不孝乎與禽

獸奚異故為人之臣子而禽獸其行者蓋不許居我

封疆也我公深意或在於茲乎客稱善

會津中將嘗構一亭於芝浦別邸控引潮水多栽花木

以為游息之所一日其臣安西八左衛門更番自會

津至中將拉安西觀亭誇之曰海山一望是吾封內

所難得也安西默然無言中將詰其故安西對曰此

亭以為會宴之資則可若其有變徵兵于國則無地

當館將如之何言未終中將曰吾過矣吾過矣即日

夷之以為空塲安西木強而少文然遭事敢言無所

從善如流所以流芳百世

迴避最為中將所愛

堀田氏大手郎泉石清奇殊極園池之勝其花卉多異

域之產貞享中有故被收賜之會津中將松平正容

中將正之次子兄正經無子繼領二十四萬石進中

左中將肥後守元祿中幕命復松平氏用葵章中

將方悉芟除之將更建群下館舍或謂之曰如此奇

樹與其委於薪炭寧與之市民中將曰斯邸本非常

人所宅世為酒井氏邸天和中賜堀田氏若使外人

間之或疑其捨職事而用情于玩好則非吾志也竟

毀之惟存綠竹少許以作館舍文昭公時復以其邸

宅地于曲倉門內

世濟美

京師所司代小笠原長重壹岐守長祐之弟長祐無子

四年所司代十年陞老中轉封移為老中將岩槻五萬五千石侍從佐渡守將歸江戶

獄吏請行牢被所司交代之際刑囚徒長重曰人命

至重然據法行刑誠不得已今不論罪小大盡處斬

不仁之甚也儻其有巨罪當益糾治汝等宜繫最重

者其餘悉放之

松平信茲初名信政信茲又政信庸主膳正信利之

弟襲兄封領篠山五萬石後進老中侍從紀

守代小笠原長重為所司代長重臨歸普警諸王公

卿曰今者松平信茲新出於幕府近侍來代僕職其

人嚴毅諸君勿視猶僕輕躁誤事因語信茲所司為

善居西簡

轉堦錄

理不須後智費慮惟斟酌舊章方圓左右臨事轉化而裁行之已謹勿創新法

元祿中柳澤保明

柳澤彌太郎父曰刑部安忠世食百

迎合人意有寵於姓常憲公荐見登庸任出羽守領

數萬石實永中賜姓名松平吉保移食甲斐十五萬

石陞少將美濃守為側用人貴盛用事其邑民有挾保明勢

侵削麾下士某邑某怒訟之於官有司畏保明依違

不決戶田忠真父能登守時為寺社奉行元祿十二年

中更山城守享保中加邑至八

萬石卒年七十九從四位侍從獨覆按其狀將廷論

之時父忠昌

原萬石忠昌從寺社奉行轉京師所司

代天和老中屢移封加食佐倉七萬五千石陞侍從山城守為老中乃愀然謁父

青砥氏後勁

曰昔大人誠兒父子並仕各守其職百事勿相聞兒奉教未嘗廢墜何意有柳澤氏爭疆事而一聞之膝下彈覈獲罪兒所不辭特恐貽大人憂耳語未終忠昌勃然變色曰夫循法守正而父被擯斥孰以為不孝懷一身之私阿諛勢家非我子也既而將軍臨保明邸俄召諸老中群臣折其獄蓋先是菽原重秀近江守時為勘定奉行鍛鍊誣飾數告幕下而右柳澤氏也于時忠真於座取二家訟書表是駁非逐一淘汰之於是某乃得伸枉也保明深忌忠真父子竟不能中傷忠真尋移病辭職

後錄

初七

水戶民有權左衛門者其婦美而貞烈鄰村農夫數挑之婦終弗聽權左衛門嘗牽馬適江戶農夫窺其間夜半排戶闖入臥內婦取其夫刃急拔斬之農夫傷不能動婦荐進擊之農夫遂死矣中納言公義聞而偉之每過其地召見之賞賚甚厚

源氏名幸子梅溪源黃門源通條中納言英通之子亦中納言世為朝紳元文中薨

女也勝證明夫人伏見文仁親王之女歸幕府世子而東下夫

人薨後源氏幸世子生公孫家治世子日縱宴樂不

省朝事源氏性賢明屢諫之世子怒不復見及世子

立為大將軍前將軍有德私命酒井忠恭加納

久通酒井忠恭雅樂頭親本之弟襲兄封領姫路十

守政直之子食邑萬石使上言立源氏為夫人居無幾

薨舉世惜之

延享中肥後侍從細川宗孝小字六九侍從宣紀之子享保十七年繼立領五十四萬石從

越中守為板倉勝俊修理為所刃于朝輿歸其邸

倉粹間人莫知其故喧譁沸騰時相顧吏檢索吉良

毛利議例堀田正亮內記正春義子實正春從弟襲

大坂城代陞老曰事固有異其情者不必膠柱舊典

也先是吉良義毛利師就為淺野長矩水野忠今

渠儼然國主豈二子比乎哉一舉誤事日後朝會諸

藩心請多從徒屬是自傷國體也因遣使慰喻家人宗孝不起使子弟傳襲無違焉宜務調養勿以勞意矣事遂得鎮靖也

堀田正亮俊爽有器局而傷于鄙吝嘗褫前世徒士俸又屢通贈賄隨意予奪由此獲謗于當世有德公之

徒士九十人歲祿各七十苞月俸五口及亮謂此輩非世臣計其祿俸歲廢三千有餘石不為不多因差其久逆頒金遣之又如松平繼高阿部正允等厚賂正亮冒進官階也一夜有人

刻番瓜為梟首狀榜正亮門曰堀田正亮為政不平罔上虐下大蔑國憲今且梟示以警世人耳正亮見而夷然比明詣朝與眾相語輒笑不以為意也

寶曆中上野親王輪王寺公遵法親王中御請官

修造中堂及仁王門堀田正亮建議賦役米澤侍從

上杉重定民部太輔吉憲之子世領十五萬石侍從彈正大弼致仕後更大炊頭侍從及造

中堂費用夥多將建仁王門殆乎難勝尾張中納言

德川宗勝初名義淳大納言光友庶孫為從兄義孝嗣食高須三萬石及中納言宗春廢代承宗國更名宗勝從三位中納言宗寶曆十一年薨與侍從有姻侍從夫人納言之女也聞之招

正亮謂曰米澤小國近傷水旱命一役而足也今又營仁王門是出將軍教旨乎將卿等所上請也正

亮默然有頃曰僕以親王書詞曰中堂及仁王門故謬為中堂小門也不然則賦他人耳辭謝而歸即日

韻語得本

改命小笠原豫州小笠原忠總右近將監忠基之子世領小倉十五萬石侍從伊豫守

惇信公時松平某頭殿為小納戶于時當直之士無上

下皆齋臥具若酒食在公宴飲某獨不着一物坊主

怪問其故答曰宿直者非身衛幕下乎我固不敢

假寐安用衾枕之為因語眾昔在大猷公時直士

唯攜一小袂藏副刀耳今也齋大皮筐多畜珍羞脫

劍佩而酣暢何哉某以廉勤有寵公懶作事最惡

梳櫛左右憚之某每入侍強為束髮或日盱不起至

徑入臥內發被醒之

浚明公比六七歲放紙鳶見線絕愀然有憂色左右竊

笑以為淺中非將器若有章公則俟其飛颺故斷

之以笑樂焉今世子生于儉縮間宜其不相類也既

而命他日風急勿復放焉因顧侍者云眾識其為予

之物也則不得不輟事來告矣予固不欲以吾娛玩

妨下民生業也謗者愧服

大岡忠光小字兵庫父忠利祖忠儀世為番士惇信公之為世子舉小性任出雲守公立進小

性組番頭公耽聲樂病酒而吃語不可了忠光獨

會其意事稱旨未嘗一日離左右陞側用人從四

位封岩槻二以側用人專掌吐納威權赫奕舉世靡

從執政以下直月者月盡爭餽酒肴致謝以為常松

平武元見下獨不通一信曰直道奉公豈假渠輩頤指乎哉忠光銜之不能出氣

大岡忠光愿謹而好貨然亦有智量嘗退朝諮其宰我家貨視幾萬封乎宰對曰君今處樞要雖邑入有限不減于十萬封家也忠光憮然有慙色曰吾以菲材膺十萬之養何幸也今廼取我家計以律天下大政可謂不知類哉

松平武元肥前守武雅義子實水戶支族松平賴明之子繼領館林五萬四千石移棚倉元文中奏者進老中復封館林六萬石安永八年卒年六十七從四位侍從右近將監被有德公鑒拔傳於公孫時年尚少眾皆嫌焉無幾為老中

公臨薨特召屏左右囑後事為人剛明仁恕綜大體在官四十餘年歷事三世 惇信公嘗以病廢朝群

臣稀復面稟因循為恒易世無革由是侍御傳命如

田沼意次稻葉正明田沼意次小字龍助父主殿頭石意次襲任主殿頭事惇信有德公食俸六百

石稻葉正明小字富之助世領三千石亦近侍公為謁者加封館山一萬三千石越中守更越前守

陰張威福群小景附紀綱日壞武元正色立朝盡力匡救天下賴以安焉竟其身屢幸頰首不敢公然放

肆也厨人嘗為姦利取精米于官竊換陳腐又多私會食出慰勞衆徑取其饌嘗之不悅而入厨人恐懼屏息弊習頓止其察微督下多此類

